

· 名人名家书系

张中行

著

桑榆自语



人民日报出版社

I267/668

2007

桑榆自语 | 张中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榆自语 / 张中行著. —2 版.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6.12(名人名家书系)

ISBN 7-80002-809-7

I. 桑…

II. 张…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268 号

书 名: 桑榆自语

作 者: 张中行

编 者: 徐秀珊

责任编辑: 陈伟光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9 6536952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65 千字

印 张: 20.75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2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2-809-7

定 价: 19.80 元



自序

书生，涂涂抹抹，得印成本本的机会，并写自序，是双料得意的事。我这次却例外。为什么？是因为这样的生意，正如我常常自己坦白所说，厨内没有生猛熟不猛之类，还要卖，只好拼凑，小葱拌豆腐，一盘，豆腐拌小葱，另一盘，而居然换来钱，还能再这样拼凑吗？真不好意思。可是竟又有主顾上门。我老了，几年以来，这雕虫小铺靠徐秀珊女士支撑门面，于是问她。她说不能不卖，因为人家言明，就是要买老的。想不到佛门的一苦也有占上风的时候，于是飘飘然之后，决定遵命。遵之后是伴同徐秀珊女士，选文，排次序。大致定了格局之后，来了难题，是锡以嘉名，总不当还是“小葱拌豆腐”之类吧？幸而主顾定货的文本上有提示，是用其中的某一篇名为书名，于是起用旧作《桑榆自语》（桑榆，晚景也，自言自语，也就可以写心了）的一节，让总题混入目录，然后出面承乏，也就凑合过去了。

剩下需要我做的只是写自序。显然，如上一段所说，这就很难，因为实在是乏善可述。但世间有不少事，无益，或加难做，而不得不做，包括圣贤在内，也就仍是勉为其难。只好“勉”，但其后有“难”，如何克服？幸而昔年翻阅过《钦定四书文》《制义丛话》之类，于是计上心来，是用制义法，代圣贤立言，外加一法，今语所谓灵活运用，就成为代（出版单位的）社长和总编辑立言。那么，策划，约稿，排印，出版，卖，总当能够说一套，甚至说得天花乱坠吧？以下是乱坠的天花。

其一，书中的篇什是老字号写的，单是由“去日苦多”方面考虑，也值得买来看看。

其二，书中各篇，都是徐秀珊女士伴同作者，几经斟酌选的，因而有以下几种优点。一是选得精。即所选都是作者用力写，并认为写得不坏，值得看看的。二是包罗的方面广。专说散文，或随笔，或小品，或杂文，作者年来写了不少，只是结集的也有七八种，这里选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题材，由大到小，由物到心，态度，由表扬到批评，由严肃到幽默，所以读了就会收窥一斑以见全豹之效。三是兼顾内容的情意价值和读者的趣味需求，所以阅读，不必担心会枯燥无味。

其三，书中有不少篇，曾编入其他集子问世，再印，必有重复问题，如何解决？一种想法是关系不大，因为，比如一种书，十万人中有一个人买，全国十二亿人，可以销一万二千本，另一种，也是销一万二千本，两个十万分之一，碰巧是同一个人，可能性不会很大吧？在这种地方，或说只有在这种地方，人多力量大的高论才是可以通行无阻的。还可以加一种想法，是掏自己钱包买书，我们一向是自愿的，看到重复，不愿者可以不上钩，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就化为零了。

天花坠完，依世俗的老框框，因出书而得些小名小利的作者，要像旧时代的不孝男，见相关的人就下跪。今则改为道谢。以时间先后为序，先谢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同志，他们是买主，没有买主，我这小葱拌豆腐，即使多加香油、味精也卖不出去。接着谢徐秀珊女士，没有她，我想卖也拿不出货来。最后，再谢肯解囊的读者，其实也最重要的，没有他（或她）这一下子，以上那些缠夹曲折就都用不着了。

张中行

1995年10月18日于元大都北鄙

目 录 / Contents

自序	张中行 1
桥	001
城	005
书	009
灯	016
晨光	021
剥啄声	024
螳螂	027
蟋蟀	032
户外的树	036
起火老店	039
辜鸿铭	043
胡博士	052
梁漱溟	056
老温德	060
柳如是	065

小胖子	070
丁建华	074
伊滨访古	079
历下谭林	082
报国寺	086
香冢	092
一溜河沿	094
青龙湾	098
药王庙	103
彗星	108
直言	112
失落	117
红楼点滴一	121
红楼点滴四	124
王门汲碎	127
关于贤妻	131
读《淳南遗老集》	135
丁宁词	142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47
《启功韵语》读后	155
《明清文人清言集》序	159

《张中行小品》自序	164
《阅微草堂砚谱》再版跋	167
才女·小说·实境	170
梦的杂想	175
蓬山远近	179
旷达	184
日记	189
酒	193
错错错	200
随所寓而安	203
自欺而不欺人	206
自省	209
刚直与明哲	212
食无求饱	215
犊车驴背	220
复杨呈建	224
旧迹发微	227
常言道甚解	231
有感于二百七十二	234
此处禁止小便	237
出入防盗门有感	240

诈骗的另一涵义	243
坐不改姓	245
鸡狗之争	248
有关史识的闲话	251
易地则皆然	259
月是异邦明	266
吃皇粮与颂皇权	273
何须蜀道问君平	276
锦瑟无端	282
平等	289
身后	293
机锋语的路数	299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307

编后记 徐秀珊 315

后记 320

|桥

桥来于水之阻而人不愿受阻。不愿,有偏于物的,如两个小村庄,距离不远,人难免有来往,物需要通有无,可是中间有一条小河,河上就最好有个桥。不愿还有偏于心的,《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水的那一边,可望而不可即,如果有桥,不就好了吗?可是架桥,在古代大概不很容易,一是人力有限,二是水道可能太宽。如银河(只是神话的,也就难得渡过)就是这样,连邹衍之流也不敢设想在其上造桥,而又君子愿成人之美,只好求有翅且有巢的鹊发慈悲心,至七月七日,全体出动,展翅相接成桥,以期痴男牛郎、怨女织女可以相会,时间虽短,以新风推之,紧抱,热吻,也许还要以下删去若干字,最后还有“不知东方之既白”,泪如雨下,总之,遗憾就成为慰情聊胜无,天上人间都可以松一口气了。桥之为用真是大矣哉。

桥多种,用多种,贪多嚼不烂,想只说一点点自己感兴趣的。惯于厚古薄今,仍先说古。记忆中浮出两个,巧,都见于《庄子》。一见《秋水》篇,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脩鱼出游从容,是

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另一见《盗跖》篇，说：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两件事性质大异，而都感兴趣，是有不同的来由。庄子与惠子辩论的是知识论的大问题，而时间却是在桥上观鱼时候，所谓漫不经心，就没有学究气。这是桥的另一大用。美中不足，是我曾到朱洪武老家干校接受改造两年，不只本性未移，竟连濠水也没看见，更不要说其上的桥了。没看见也罢，反正那说的是“理”，离生之道比较远。后一件事就不同，不只参加个女性，还有痴情的男性为女性而死。据有考证癖的人说，这位鲁国尾生，就是《论语》说的到邻居家要点醋给人的微生高。尾生也罢，微生也罢，戴上现代眼镜评论，水至，女未至，心眼儿也未尝不可以活动些，即到桥上等，何必刻舟求剑呢？移到女本位就不同，期于梁下，水至仍在梁下是绝对服从，所谓至死不渝，可以说是好样的。这好，桥也应该算作与有力焉吧？也有美中不足，是那位女子终于没有露面，下面是否还有死别的曲折，就不能知道了。

还是少替古人担忧，改为说自己的。我走过不少桥，见过更多的桥，单说有名的，大，有长江大桥，黄河铁桥；孔多，有颐和园的十七孔桥，苏州的宝带桥。在这方面，我也未能免势利眼之俗，看长江大桥，曾用自家之腿丈量（其时是四月），水面是四华里，桥长大致加倍。就长度说，在国内它可考第一。可惜是怕查三代，它不古。如果发思古之幽情，就要去看赵州桥。只是很遗憾，我兼对赵州和尚有兴趣，却直到现在还没到过赵州，去看看比武则天还年高的这座石桥。略可补偿的是看过多次京城通惠河上的八里桥。那还是二十年代后期，我在通县上学，星期日，也想过屠门而大嚼，无钱，想携意中人至林木萧疏处细语，无缘，



不得已,只好独自,或与同样无钱无缘之人结伴,出城,西行八里,上桥头,远眺,作踏天街看佳丽的白日梦。不能实,有梦也好,这梦之成,也是桥与有力焉。

就我的简陋经历所知,喜欢桥,最好到苏州去走走,因为那里水多,桥就不能不多。水各式各样,桥也各式各样。我在苏州住过半个月,往寒山寺,曾在附近登上胥江上的弓形大桥,却没找到枫桥(据说是个小桥)。看不只一次兼印象深的是盘门外的吴门桥,特大,中间高耸,其上有不少人,其下有不少船,来来往往。小桥当然更多,由大场面缩到小场面,也就会更有意思。为寻觅有意思,我喜欢坐在平江路旁看小桥,连带看小桥上的行人,这里显示的是地道的姑苏生活,不像狮子林等名园,虽然地在姑苏,却变为五方的嘈杂。园中的桥,我喜欢沧浪亭入门的那一座,厚石块平铺而成,质朴无华,却能使人想到沈复和陈芸,因为他们住在附近,常到园里来,桥上必有不少他们的足迹,于今尘飞人远,想想当年不是也颇有意思吗?

由苏州就不由得想到杭州。杭州的桥,有名的都在西湖。断桥(一说应作段桥)有大名,是因为在那里,先是出了个绝美而又多情的白娘子,紧接着又是热爱和生离。对于这样的遭际,男士是乐得同享,女士是乐得同情,于是就都洒了动心之泪。由断桥西行,还有个西泠桥,又是古迹,也就又离不开女人。这女的是南齐苏小小,风尘中人,男性最受欢迎,因为入怀乱的可能性大。以上是围绕白堤。还有苏堤,桥多了,由北而南一排六座,曰六桥。不知为什么,一提起六桥,我就想到《随园诗话》记的一件轶事,那是他的一位叔父字健磐的往镇江,寄寓在一个铁匠家遇见的。铁匠不识之无,妻却文雅,能诗。日久天长,二人由不知变为相知,于是而有诗札往来之事。再其后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终须一别,于是相互赠诗赋别,诗话只记女方七律的一联是:“三月桃花怜妾命,六桥烟柳梦君家。”这里又是桥,是传情的桥,洒血泪的桥。

扫他人瓦上的霜太多了,还是退入家门扫自己的。我幼年住在家乡,关于桥,印象深的是远一座,近两座。远的在村西北三四里,亢庄之南,弓形,高大,远望,像是半浮在空中。何以这样高,其下有什么水,没问过;更奇怪的是,如此之近,却一直没走过。近的两座,大的石桥在村东,到镇上买物经常走;小的砖桥在村西,下地干农活更要常常走。砖

桥也是弓形，孔矮而小，几乎乏善可述，可是因为离家近，常常走，总是感到亲切，像是踏在上面就看见屋顶的炊烟，想到火炕的温暖。村东的一座横跨在南北向的旧河道上，几排大石块平铺在上面，其下有柱，很高。其时我还没念过《庄子》，不知道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与女子相期。这也好，如果念过，知道有相期之事，而找不到这样的女子来相期，总会感到寂寞吧？

似水流年，幼年过去了，我不再踏家乡的小桥，要改为踏其他地方的桥。昔人说墨磨人。其实桥也磨人，比如脚踏八里桥，其时我还是红颜绿鬓，到去岁与秀珊女士游通县张家湾，走上南门外的古桥（明晚期建），倚栏拍照，就成为皤然一老翁了。老了，仅有的一点点珍藏和兴致都在记忆中，如韦庄词所写，“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也只能在昔日。于是关于桥，也想翻检一下昔日。算作梦也好，像是有那么两个桥，一个是园中的小石板桥，一个是街头的古石块桥。是在那个小石板桥旁，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泪；是在那个古石块桥旁，我们告别，也“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但终于别了，其后就只能“隔千里兮共明月”。我没有忘记桥，所以为了桥，更为了人，曾填词，开头是“石桥曾别玉楼人”。这也可以算作桥的用吗？估计桥如果有知，是不会承认的，因为它的本性是通，不是断，是渡，不是阻。那就暂且忘却“执手相看泪眼”，改为吟诵晏小山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吧。



|城

城,就来源说不温雅,是为防守;用诛心之法深挖,是内,舍不得自己的所有,外,把不少人看成小人或敌人。事实是确是有小人或敌人,于是经验是,实利经常比理想分量更重,人,有了较多的财富,包括子女玉帛之类,并有了权,就(下令)筑城。财富和权有大小,城也就有大小。最大的是现在还夸为国宝的万里长城。其实又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不过是自己外强中干,怕匈奴南下牧马而已。理论上,对付南下牧马,还有两种办法。一是自己有大力,新词儿曰威慑力量,使不安分的异族不敢南下牧马。二是自己有大量,视南下牧马为无所谓,这还有个说法,曰“人失之,人得之”。显然,这只是理论,至于事实,大力来于励精图治,大量来于视人如己,有了权,容易把享乐摆在第一位,理论上的两种办法就都行不通了。结果是还得筑城,权大筑大的,权小筑小的;大还包括多,如皇帝老子,凑全了应该是,城之外有郭,即外城,城之内有皇城,皇城之内有宫城(末代的清朝名紫禁城)。皇帝之下有官,官有大小,依例而城也有大小,于是而有省城、府城、州城、县城,又于是而大大小小之城遍天下矣。

人,有理想的一面,是讲理,或希望讲理;但更多的是事实一面,既来之,则安之。对城也是这样,既然有了城,日久天长,就觉得还是以有

它为好。这感觉也不无理由,以《清明上河图》所描画为例,上河,无妨出宋门野一阵子,至于华灯已上,登玉楼,倦倚屏山,就还是以入宋门为是。且说宋门以内,还有个不容忽视的优越性,是有了城,多人聚居,会带来繁华和方便。除了巢父、许由、马祖、赵州之流以外,有几个人不欢迎繁华和方便呢?

我是常人,当然也欢迎这样的繁华和方便。并曾设想,由于某种原因,要长途跋涉,劳累,口渴腹空,到日薄西山的时候,眼前终于出现了雉堞,其时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呢?是真就宾至如归了。单说想象中,是再走一段路,就可以在城门外或内,找到个《老残游记》那样的高升店,也许竟如卢生住的邯郸旅舍,主人还蒸黍米饭,供应饭食吧?那就可以“解衣般礴”,喝白干,佐以花生仁,然后饱餐黍米饭,兼听“画角声断谯门”了。

这是与城有关的诗的生活。诗与梦是近邻;梦想太多不好,因为容易随来破灭。那就还是想想实实在在的。我的出生地是农村,在京津之间。没有机会到较近的天津和较远的北京看看,但童年想象力强,希望迫切,常常闭目设想,就在不很远的地方,有豪华,有热闹,这豪华和热闹是在一个高大的城墙里。城墙有多高呢?城门是什么样子呢?很想看看。直到过了十岁,才有机会,第一次看到城,并穿过城门进了城。但那不是天津城,更不是北京城,而是本乡本土的香河县的小城。记得其时我还上初级小学,是秋末冬初,县里开小学生成绩的观摩会,各校都挑选几个学生为代表去参加观摩。我也许不像现在的甘居下游吧,由老师选中了。十个八个人,由老师带队,早饭后出发,步行向西北,还要涉水过运河的支流青龙湾,约五十里,很累,但到太阳偏西时候,终于远远地望见南面城墙的垛口。其时我是初见世面,觉得城墙很高,有小村庄所没有的威风。接着想到,能走进这样的城,与未被选中的同学相比,真是高高在上。于是忘了劳累,加快往前走。不久走到南门,更细端相,门拱形,高大,深远成为洞,都是过去没见过的。入了门,往前瞭望,直直的一条长街,两旁都是商店,像我们这小村庄来的,真不能不自惭形秽了。走到接近北门,住在门内路东一个客店里。夜里,想到有生第一次住在城里,很兴奋,也很得意。早晨,天微明,躺不住了,爬起来,几个人一同登城。记得是半走半跑地往西行,眼忙着看城内的人



家,城外的树木。不久就绕回来,余兴未尽,都同意,又绕一圈。几天过去,原路回学校,向未选中的同学述说所见,着重说的就是那个方正而完整的砖城。

离开家乡以后,几十年,我到过不少地方,也就见过不少城。印象深的当然是住得时间长的。以时间先后为序,先是通县,后是北京。通县,最使我怀念的是新城西门,那是晚饭后或星期日,多数往门外以北的闸桥,少数往城西的八里桥,都要出入这个门。闸桥是通惠河上的一个闸,其时河上已不行船,岑寂,或说荒凉,立其上,看对岸墓田,水中芦苇,我常常想到《诗经·秦风·蒹葭》,并默诵“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是有所思,思什么呢?自己也不清楚。但这是生活,值得深印在心里的。离开通县,到了最大的(也许要除去南京)北京城。我住内城,常到外城,并不断出城,可以说,生活总是与城有拉不断扯不断的关系。最难忘怀的是经由西直门出城。那有时是与三五友人往玉泉山,坐山后,共饮莲花白酒,然后卧林中草地上听蛐蛐叫。更多的是与墅君结伴,游农事试验场,麦泛黄时,坐麦田中听布谷叫,晚秋,坐林中土坡上听蟋蟀鸣。一晃几十年过去,城没了,出入城门,游园,并坐话开天旧事,都成为梦。有的人并默默地先我而去,因而有时过西直门,心中就浮起李义山的两句诗:“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随着拆城的一阵风,我第一次见的香河县小城也没了。远望城垛口,住城门附近小店,听“画角声断谯门”的梦真就断了。对于城,如果仍恋恋不舍,就只好安于李笠翁的退一步法,寻遗迹,看而想象其内外,发思古之幽情。语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许多城高而且厚,斩草除根不易,遗迹也不会少。举其荦荦大者,如北京有元土城,南京有石头城,不久前与莉芙女士往郑州,还看到商朝的一个都城(仲丁迁的敖?)的遗址。可惜的是,与我关系最深的那个香河县小城却连遗迹也找不到。但因为时代近,变化的迹象易寻,城基,东西南北门,中年以上的人还能指出来。我近年有时到那里住个短时期,住所在东门附近,常常经过旧的东门和城东南角,就不由得想到昔年有城时候的种种。不免有黍离之思,秀才人情纸半张,曾诒七绝一首云:“绮梦无端入震门,城池影尽旧名存。长街几许升沉事,付与征途热泪痕。”有征途,证明有聚散;有泪痕,证明我没有忘记这个小城以及其中的一些人。只是可

